

句容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句容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2042/27

政协句容市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颜振东

副主任：蔡庆生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振琳 冯定国 孙明才 祁宏夫

陈 鲁 徐齐邦 蔡竹友

目 录

抗日烽火

- 参加新四军一支队“政训班”受训记…………… 孔 玉(1)
- 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前后…………… 孔 玉(7)
- 抗战时期句容的敌伪军工作 …………… 孙绍忠(17)
- 县委书记的螺号 …………… 王学英(27)
- 疯狂的三天三夜 …………… 顾维民(30)

人物剪影

- 一名科技人员对邓小平同志的怀念 …………… 杭松根(32)
- 生命感悟 不懈追求
- 记句容籍岭南派国画家王列 … 郭朝明 杭松根(34)
- 琐忆于文彪先生 …………… 张才光(36)
- 顾希真将军死后葬郭庄 …………… 李朝奎(42)
- 唯我知君意 一生几沉浮
- 陈毅《为苏南摩擦答某君》中的“某君”
- …………… 巫德华 巫昌友(43)

教育文卫

培育句容中、小学师资的基地

——句容县师、师资培训班、教师进修学校

.....	夏正辉(56)
回忆江苏省句容农校在桥头镇的头十年	张垂裕(67)
越南留学生在江苏省句容农校	黄制洋(74)
回忆“方济”中学	夏修道(78)
句容电影放映的初建和发展情况	于锦涛 沈铭石(80)
句容市中医院发展简史	经仁波(83)

天网恢恢

回忆“镇反”之中二、三事	秦今宝(88)
匪特吴立恒落网记	孙荫初(95)

史志溯源

句容轶事录(续八)	程尊平(98)
葛洪的审美观	蔡竹友(109)
“黄天荡战役”发生在句容境内	
——也谈“黄天荡”的确切位置	李 锋(114)
颜真卿归葬于江苏句容龙山	李 锋(119)
“上清第二代真师”——杨羲	程尊平(127)
宝华山二世祖见月史实补记	云雾山(130)
句曲钟声探源	倪修连(138)
南朝齐刘岱墓志略述	陈世华(140)
百席厅	贡美厚 卫向阳(143)

谈历史上的凌家园和梧园宫·····	陈相臣(145)
忆六十二年前小学生禁烟演讲比赛·····	倪修连(147)
五十年前一起中学生闹浴资半价事件·····	郑万根(149)
五十年前句容县政府公务员的一篇日记·····	秦今宝(153)
句容养鸡业发展及防治鸡病小史 ·····	杨 蕾 葛国君 倪修连(157)

抗日烽火

参加新四军一支队“政训班”受训记

孔 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三个月后的十一月十二日，淞沪失守。国民党政府军数十万人，在蒋介石的退却命令下，全线崩溃。日军沿沪宁线长驱直入，时日无多，膏药旗的阴影就迅速掩盖了江南的原野，直至笼罩金陵城头。

日寇肆其兽性，沿铁路公路疯狂烧杀，真是“江南国土都沦丧，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敌人的铁蹄践踏下痛苦地呻吟。

“新四军、共产党来把敌抗。”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农历端午节过后，新四军先遣支队粟裕司令员和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率部相继由皖南挺进苏南茅山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好似一盏光辉灿烂的明灯，照亮了黑暗的江南。

六月十七日晨，粟司令亲率先遣支队三个连的战斗骨干100余人在老二团三营八连的配合下，取得了镇句公路上韦岗初战的胜利。“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击毙日寇土井少佐和梅泽大尉以下二十多个鬼子，击毁军用汽车四辆，缴获长短枪数十支。这一仗，大长了江南人民抗日的志气，“恐日症”为之一扫；大灭了日本侵略军的威风，“终夜喧呼敌胆寒。”

韦岗战斗刚过，一支队政治部就贴出布告，散发传单，并

派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到四乡动员，号召有志抗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到支队部驻地前隍村（镇江宝坻镇南）参加集训，学习抗日救国之道理。

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去我们柏巷邻村于巷村邀约同学好友李庭桢一同前往。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新雨过后，秧苗一片嫩绿，天气晴朗，蝉叫枝头，蛙鸣阵阵。天气还不算炎热。我俩踏上了东去宝坻的大路，沿途无心欣赏景色，只谈论新四军来到家门口这件大事。

“我前两天去九龙塘走亲戚，新四军一来就住在茅山乾元观及潘庄、九龙塘、墓东一带，官兵大多是湖南、江西人，待老百姓非常和气，买卖公平，临走时把各家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地扫得干干净净，不拉夫，不派款，请人带路还给钱，这样的队伍从来没有见过。”庭桢先谈起他的所闻。

“樊古隍来人讲，新四军一来，一位司令员叫陈毅，就派人把樊玉琳请去乾元观会见，要他出来领导当地民众和新四军一齐抗日。”我接过话茬说。

“新四军原来就是朱毛的红军，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北方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报纸上登过，他们当官的也这么说。”庭桢的见识比我广，他的九龙塘亲戚请过新四军长官的客，所以知道一些底细。

“蒋介石左剿共右剿共，共产党剿不灭，倒把日本鬼子引进中国来了，国民党中央军实在糟糕透了，败兵沿丹句公路溃退时还窜到十几里路外来鸣枪抢劫、抓人拉夫。我的父亲差点被一个排长用驳壳枪打死，我还被抓去赶驴子、挨鞭子抽脊

梁骨，幸好他们嫌我年纪小，个子矮，挑不动担子，才把我放了回来。”我愤愤不平地嚷着。

“我从宜兴瓷器专科学校辍学逃难回来，糊里糊涂过了这半年，外面的时事弄不清楚。这回去受训，一定可以弄清不少事情。”庭桢兴奋地说。

“对！在家里闲着，闷得实在难受，民族危亡，就是在家种田也种不安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去听听他们讲的抗日救国道理，也增长点知识，开开眼界。要是合适的话，就跟他们干吧！”我附和着说。

说着说着，不觉十五华里路的镇子就已经到了，到街上一打听，一支队支队部驻的前隍村还在宝坻南五华里，中午在一位姚姓朋友家的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再继续南行，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支队政治部服务团的同志，热情地接待我们报到。

当天下午就编班，对外称新四军“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简称政训班），班主任由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戈白章兼任，文化干事何军，支队部服务团的赵则三，王国征、邱布、谭肇之、何其雄，王延青等同志为分队长、班长。日内陆续来报到的，大都是镇、句、丹、金四县失学在家的青年学生，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当地游击队的首领如朱春苑、李钊等。金坛来的有王坚、史镜、蒋文林、徐步云、胡映西等同志；我们句容县的有陈力、王里、储孔昱、戴剑溪、李庭桢同志等二三十人；稍后丹阳城里还下来陈模、孙铁流、孙健、王捷等四个女同学；隔了两天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文蔚那里也来了朱士俊等四人。共八十多人参加。第二天上午开学。队伍集合到村东头的打谷场上，学员们席地而坐，前后左右坐满了身穿军装的干部。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和胡发坚参谋长、刘炎主任坐在一张从房东

家借来的八仙桌旁。刘主任首先站起来宣布开会，请陈司令做报告，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陈司令员挥手起立，只见他中等个子，年近四旬，白净面皮，鼻直口方，身穿一套黄色军装，腰悬一支先遣支队韦岗战斗新缴获来的日本左轮手枪，皮带上插满发光的子弹。仪表堂堂，威武豪放，令人肃然起敬。

“同志们，我们新四军一支队举办的第一期‘东南抗日青年政治训练班’今天正式开学了。你们都是苏南茅山地区各县有志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是当地民众的中坚分子，我代表一支队全体指战员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革命必须以工农为主干，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陈毅操着一口浓重而又洪亮的四川话开始作起了报告，讲的题目是：“目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任务”。

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和日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长期性，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列举古今中外许多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阐明抗日战争结局必然是以我们的完全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他说：“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敌人兵力不足，在敌后只能占领少数城镇作据点，广大乡村有很大的空隙可以任我们纵横驰骋。”他又说：“我们能否在敌后站稳脚跟，争取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关键有三条：一是坚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党各阶层爱国人士与我们站到同一条战线上来共同抗日，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基本路线；二是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三是灵活运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削弱敌人，在斗争中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无产

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陈司令员的报告，纵论战争全局和茅山地区的斗争，气势磅礴，深入浅出。针对我们的思想实际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对已经处于沦陷区有半年之久的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真是拨开云雾见天日，心中豁然开朗，个个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此后，就开始了正式训练，主要课程是三门：陈司令员亲自主讲“统一战线”，刘主任讲“民运工作”，胡参谋长讲“游击战术”。何军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受训时间虽然只有两周，但却使大家受到一场深刻的教育。我的民族意识和民主革命思想，进一步受到了激发。革命到了家门口，我也就从此参加了革命。

回忆五十七年前的这段往事，犹历历在目，恍如隔日。“革命必须靠工农做骨干，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能胜利。”这是陈毅司令员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创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之初，大力吸收和培训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最早的举措，参加这一期政训班的同学，后来多数成了革命干部，甚至革命烈士，有十余人在受训期间经戈白章、何军介绍入党。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来凑凑热闹的，拿到结业证书就回家了，或者参加一段革命工作又被淘汰了，有的人后来还成了反革命和叛徒。

尔后，一支队政训班七月下旬在茅山乾元观，九月上旬在东、西宋庄还办过第二期、第三期。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日寇连续对茅山以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支队部突围后转移到溧阳县境内前马、宋巷里、水西村一带驻扎，“政训班”即告一段落。从一九三八年八月上旬起，采用输送茅山及苏南地区的

大批知识青年赴皖南军部教导总队学习的办法来吸收和培养干部。一九三九年，一支队也办起了教导大队。

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前后

孔 玉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然而我对当年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前后这段历史，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如在眼前。

投身抗日赴皖南

一九三八年农历七月中旬(公历8月中)，天旱少雨，天气仍相当炎热。我和李庭楨同志经新四军一支队前隘“政训班”受训结束后，被分配到茅山“句容抗日游击司令部”徐村(黄土桥)征收兼交通站工作，已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住在句丹公路南侧距徐村三华里的上王庄王君兰家，早出晚归。当时除句容、丹阳两头驻有日、伪军外，句丹公路沿线及其周围尚无其他据点。

农历前七月十五日上午，驻在南山梓的“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樊玉琳和王丰庆主任专派高庙锁山巷农民朱云峰送来一封信。大意是：句容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张雍冲经国民党的策动，带了一部分队伍逃往江西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去了，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决定解散句容抗日游击司令部，徐村征收交通站随之撤销，一支队政治部决定我和李庭楨同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抗大”学习，在三日内去句容二区春城乡南塘村报到。

翌日，征收主任樊绪经来提取剩余的税款，我把交通员储孔斌介绍给他去做柏巷交通站的工作。下午，即和李庭楨分别回家取衣物，约定第二天早饭后到西于巷前的松梓里李家会

合南去。

当晚回到柏巷家里住了一宿。家中只有母亲在家，父亲去邻村有事未归。因要离家远行，怕家人拖后腿，先只说要到南边去开会。天明起床，吃过早饭后，将换洗的衣物，鞋袜、牙刷、牙粉等用一条被单打成小包袱，准备动身前才向母亲说明要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当时父母都已年过半百，大哥、小弟早逝，二哥家分炊另居。母亲听说我要去几百里外的安徽泾县受训，又不知尔后能否返回，随即慌了神。她再三劝阻，说：“等老头子回来再讲”。我说时间来不及了，还要去松梓里约李庭桢同行，中午前一定要赶到南塘。

母亲见阻拦不住，就飞快地去找我父亲。我怕耽误时间太长，随即背起小包袱上路。当我走到柏巷村南通向西于巷路上的土地庙边，父亲跑步追来，他再三劝阻我说：“这样兵荒马乱的世道，人家都往家里走，你这个小把戏却硬要往外面跑，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又说：“弄不好你把命送在外面，我们连尸骨都没处收。”接着就哽咽不能成声了。我回答他：“我已经参加新四军快两个月，现在张雍冲的句容抗日游击司令部已被解散，一支队要送我们去新四军军部办的“抗大”学习抗日和革命的道理，这正是一个难得的求长进的好机会，赖在家里不去又能干什么呢？乡亲们不耻笑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抗日救国总是好事，新四军是真正的好队伍嘛！”“再说参加了又脱离等于反叛，自古以来当反叛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个道理你老人家是明白的。”“生死由命，老在家里不一定就能长命，外出不一定就会早死。”“这次是让我们去学习受训，又不是冲锋打仗，受训完了仍可以回到家乡来工作，可以放心。”父亲被我说服了，他说：“那你就好好地去吧！我也不拦你了，

望祖宗保佑你平安无事。”他从身上取出五元银洋给我作零用。我便告别父亲上路了。

走过一座石板小桥，穿过西于巷，很快就到了松梓里李家大院。一进二门跨进堂屋，就觉得气氛异常，隐隐听到内室一片哭声。只有庭桢的二弟在等我，招呼我坐下后立即把庭桢叫了出来。一见面庭桢就忧伤地对我说：“家里出了事，昨晚妻子生孩子，产后出血过多，又没来得及请接生婆，凌晨人就死了。父母怎么也不放我走，要我在家办理丧事，九龙塘岳家已派人去报信，等一会要来人，弄不好会大闹一场。”

李家是河南籍人，祖辈由河南罗山迁居到此。庭桢比我大四岁，在句容初中比我早一年毕业。考入江苏省宜兴农林科职业学校肄业。他已结婚两年，妻子是九龙塘徐老八的次女、豁嘴张传恩的小姨子，这我是知道的。对婚丧之事，河南籍人比当地人看得更重。

我感到不好劝庭桢和我同走了，我对他说：“那你就在家吧，以后再找机会参加新四军部队，我前去报到，可说明你不能去的原因。好在去与否完全个人自愿。”后来他参加了老六团叶飞部。

与庭桢分手后，一路迤逦南行，经保塘、东北巷，大塘棚子、城隍、鼋龙庙，南塘村在望。因为一九三七年冬日寇占领丹阳、句容、镇江，沿路奸淫烧杀时，我曾“跑反”到崔庄住了一个月，与南塘是邻村，所以并不陌生。

未进村先看到村北坡上的哨兵，一打听支队政治部就住在南塘村东头。有人告诉去皖南军部学习的人在组织科报到。凑巧又碰到支队服务团谭肇之同志。他是我在前隍政训班受训时的班长，湖南湘潭人，高中师范毕业，1938年1月在南昌

入伍。他笑脸相迎说：“你来了，好！好！我比你早参加半年，倒是你们先有机会去皖南军部学习，值得庆幸。老谭同志引我到组织科报到登记，同时看到同去受训的青年学生已到了一批人，其中有十多个句容的老同学。

下午刘主任由组织科魏科长陪同亲自来主持编队和动员讲话。集合在打谷场上的六、七十人，除少数几位红军干部外，其余都是镇、句、丹、金四县来的青年学生。其中有半数是在一支队前隘政训班受过训的。记得句容来的有戴剑溪、储孔昱、胡德功、翟文选、邵文熙、李溪田、陈有荣和夏继禹、赵方华、倪忠贤、王清椿、笪洪福、姚昌贤、潘志秋等。金坛来的有王坚、蒋文林、史镜、徐步云、胡映西……等。丹阳来的有周毅、周刚、张庆、张国铭、张国良、邓若波等。镇江、江宁也来了一些人。

刘主任在讲话中对我们作了热情的鼓励，特别指出一支队介绍去新四军军部学习的苏南第一批优秀爱国青年，有不少已参加地方民运工作，有的是从家里刚出来，欢迎大家学习结业后仍回茅山地区来工作。并动员大家要准备连续十天的急行军，经受一次艰苦的磨练，上好去皖南军部“抗大”入学的第一课。魏科长宣布编组名单后，指定一位红军出身的连指导员和金坛的王坚同志负责带队，决定次日上午做好一切准备，下午出发。

晚饭后，随支队部由南塘转移到东边约十华里的郭圩、后村住宿，西距句容城三十余里，东距镇江县宝埕镇约十华里。这时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部率老二团及老一团二营（负责保卫支队部）挺进茅山敌后，创建苏南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已近两月，相继取得了韦岗、竹丝岗、新丰、新塘、高资、句容城等战斗的胜利。但宁、镇一线日军兵力空虚，尚未开始下乡“扫荡”。除

南京、镇江、句容、丹阳、金坛、溧水、天王寺以外，宝坨等各集镇还未设立据点，广大乡村完全为新四军所控制。一支队支队部又由宝坨南前隍、曲阳一带转回茅山句容东乡句容二、三区之间东、西宋庄和唐家边、南塘一带活动。

我们随一支队政治部在后村住了一晚。蚊子仍很多，没有带蚊帐，只得用单被壳蒙住头睡在门板上过夜。第二天上午，各班开会讨论赴皖南受训的思想认识和应抱的态度。有些人还不习惯开会发言，期期艾艾，支吾了事。以后又分头作些个人行军的准备，领了两天的干粮。下午午休后出发，一行六七十人的队伍在交通员的引导下向南行进。蝉鸣枝头，蛙鸣雨埠，稻田仍是一片青绿，巍巍茅山蜿蜒于南。经前陵、墓东、潘庄，三茅峰越来越近，到达乾元观后在观门外休息、晚餐。

天黑后作夜行军，经子河过溧武公路。东边金坛、西边天王寺都驻扎有日寇，第一次过封锁线，大家都没有经验而感到心情紧张。到了公路附近开始跑步前进，过了公路好一段路才又改为常速行进。再走了二十余华里，翻两座小山，到一个村庄宿营，听说是句容四区许维新的家乡白杨，有许维新的队伍在那一带活动。进了老乡房屋后，烧水洗脚，吃干粮。由于没有行过军，第一天只走了四十多华里已感到十分疲惫，躺倒后很快进入梦乡，也顾不得蚊虫的叮咬了，一觉醒来，不知东方既白。

第二天，黄昏再出发，天黑后经袁巷附近越过京杭公路，在下弦月的映照下，又走了五六十华里，拂晓前在溧水城南大李巷一团团部驻地宿营。

出了沦陷区以后，改为白天行军，经溧水的新桥、孔镇，当涂县塘南阁（二支队支队部驻地），再经高淳、宣城、青弋江、泾

县的茂林、章家渡到云岭军部，走了十天。

途中经过一团团部、二支队支队部，都有首长来看望和讲话。一路按每人每天二角钱的伙食，在石臼湖边行进时，吃饭有鳊鱼。真是“石臼湖上白鹭飞，菱花流水鳊鱼肥。”就在这时，大多数人脚上都打起了泡。有几个吃不起苦的软骨头乘夜里开了小差，其中有我在句容县中读书时的同学蔡包子、尚文俊等。革命如大浪淘沙，使我生平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实际体会。

到云岭后，我们从茅山地区去的几十个人，与上海的第一批工人、学生先合编在九队学习，和新编的八队同住在村西头九颗松下的陈家小祠堂三进房子里，开始了紧张的军事生活和军政训练。我们九队政治指导员彭德清，军事干事代理队长樊道余。据说第一期叫军部教导营，受训的全系三年游击战争出来的红军干部；这一期因吸收了很多上海工人和江南知识青年，故扩编为教导总队，算作军部教导队第二期。在九队学习一个月，十月，教导总队重新整编，分为一、二两个大队，第一大队辖一、二、三等三个军事队，第二大队辖四、五、六等三个政治队；外加七、八、九队。我们一批大、中学生编在七队，队长杜屏、政指陈洪，并迁驻中村附近的清水湾。八队全是女生，九队为少儿队。七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率先毕业，茅山去的绝大多数同志仍回前方一支队分配工作。

从皖南军部教导总队学习归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我们在皖南军部教导总队七队毕业的一批学生，随教导总队政治处副主任龙树林和六队指导员周福生（周苏平）回到了溧阳宋巷里新四军一支队支队部。这时，一支队领导机关已从溧武路北茅山敌后转移到瓦屋山